

家乡的榆树

李德禄



美食，且吃法很多。譬如洗了拌上盐，可直接吃。若加上葱花，撒上些许的醋，点上几滴香油，其味鲜嫩酥脆，清香可口。榆叶、榆钱儿可以拌些面粉，做贴饼子、搅拿糕、搅葵绿，还可以与红薯面和匀，捏成窝头，吃起来香喷喷的倍儿甜。如果做成榆钱儿粥，拌成榆钱儿疙瘩汤，吃起来滑润爽口，味道亦是满口的鲜！榆树黑褐的老皮内，有一层紧贴树身的嫩皮层，色呈乳白淡红，磨成粉可作粘合剂，人们称之为“榆面”。京西山乡人喜欢吃“压饴饴”“压捏根儿”“拨鱼子”，以前白面少，大多用玉米面替代，这种面粗放不易成团，人们便掺上些许的榆皮面，使其粘聚成团，吃起来堪称一绝。

家乡的榆树叶是错季的，山村的榆叶过了旺季，变老的榆叶就不鲜嫩了。此时，高山上的山榆树挺过风寒，叶片接力似的成熟了。于是，人们走进深山，将下带着榆钱儿的鲜叶，或割下带叶的榆梢，打成捆背回家，置放在阴凉的山屋里阴干，冬季用时稍加浸泡，吃起来依然翠绿鲜嫩。山榆的叶片、榆钱儿看似虽小，叶片却肉墩墩的很厚实，吃起来也很有嚼头。或许是得之不易的缘故，人们很少用

它做粥熬汤，大多做小米干饭，有的还掺入些土豆块儿、红薯块儿、南瓜块儿，或是豆角儿，饭熟揭锅，米粒澄黄，榆叶翠绿，金碧互映，五彩缤纷，味道鲜美香郁。人们把核桃仁捣成酱，把蒜瓣捣成汁，蘸上山榆叶小米饭，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有的人喜欢用滚烫的香油，炸上一碗红红的辣椒，嘿，吃起来大汗淋漓，打心眼儿里透着爽！

抗日战争时期，人们住进深山，除却垦荒收得粮食外，树叶、野菜成了重要食

源。山榆叶自然也成为了饭食的主要辅料。山乡人曾有“榆叶赛过粮”之说。冀热察挺进军转战京西，司令员萧克与百姓亲如手足，官兵经常帮助群众采山榆叶，时任宛平县县长的焦若愚，经常深入农家吃榆叶饭，喝榆钱儿汤，他任北京市市长后，不忘当年战斗过的地方，曾多次回到斋堂川，看望老区的父老乡亲，一次他来到火村时，午饭点名要吃榆叶小米饭就炸辣椒，晚饭喝玉米、大豆做成的碴子粥就咸菜疙瘩。

我上初中时，每天“跑校”上学，往返十余里。那会儿我正是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的年龄，放学跑回家里，已是饥肠辘辘。进了屋子见没人，便翻箱倒柜地找寻入口之物。看到瓮里有些白面粉，立刻欣喜若狂，于是捅开炉火，坐锅烧水，把面拌成均匀的小疙瘩，珍珠般地拨进沸水中，然后抓一把榆叶放入锅内，放好盐，稍时便封火盛汤，半锅榆叶疙瘩汤便吃得滴水不剩。偷嘴的次数多了，瓮里的白面明显减少，我发誓最后一次偷嘴时，却被母亲捉了个现形，尽管她没有埋怨，我却不忍心再偷嘴了。那年月，农户每人每年才配给28.5斤白面，全家人的白面让我一个人

独吞了算怎么回事呀？

唐代皮日休诗云：“近榆钱兮收翠脍，映杨柳兮蹙翠眉。”20世纪60年代初，那个年月像杨树叶、杏树叶、榆树叶、柳树芽、榆树叶几乎全被人们撸光了，满坡满地的树，成了人们救命的树。那时候，我正是身轻好动，爬树如猴的年龄，礼拜天去生产队里干活儿，歇着的时候，总是跑到地头，大把大把地撸榆叶、榆钱儿。“萝卜快了不洗泥”，贪图麻利使一些榆叶掉落地上，我把它们一片片拾撮起来。回到家里，母亲把那些带着杂草土块的榆叶榆钱儿倒进小筛子里，一边颠簸着，一边拣除杂物，我说：“甬费那劲儿了，赶明儿我多撸几把就是了！”母亲笑一笑说：“滴水汇成河，叶片聚成萝，少了每片叶子都凑不成个整儿，何况你登坡爬树，一把一把撸来的，怎么能随便扔掉呢?!”我知道母亲不想浪费我的劳动成果，何况那些榆叶又是那么珍贵呢！母亲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，那一颠一簸的姿态特别的优雅，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。如今，农家的生活，天天像过年，日日似过节。然而，我却忘不了撸榆叶的快乐，忘不了吃榆叶饭、喝榆叶汤的味道。

流金岁月

村人渴盼春燕归

吕思桥

记忆中的春燕，春分时节总会回来，春天的生息，在不知不觉间来临。

在你苦于这长冬漫漫，飘不过去的时候，在你怨恨这天气忽冷忽热变化无常的时候，在某个早晨你起来感觉神清气爽的时候，在你偶然一凝神看到院子里的柳树发芽的时候，当你走出屋子，春风便引你去渐渐泛绿的草地，去波光粼粼的池塘，去到嫩芽萌发的树林。于是，你便看到麻雀蹦蹦跳跳在觅食，一冬天未出现的鸽子跃过水面和晴空，还有乌鸦和喜鹊，在树林里叽叽喳喳，飞来飞去，但却不见春燕归来。

它是躲藏在小河、塘畔尽兴赏春，还是从我的身边飞过，我却并未觉察？不是的，这个季节，它许是刚刚在福建武夷山起飞，临时在洞庭湖小憩，也许它们正鼓足勇气一路北飞。

记忆中的春燕，是我唯一切身感受到的候鸟，每到春暖花开，春燕从南方归来，我总觉得“似是故人来”。我不知道南方有多远，但我清楚这北方的冬天有多漫长。也许，今年的燕子已不是去年的燕子，但我的期待从未改变，当春燕归来，也似乎是美丽仲春的伊始。我不知它们如何练就轻快地飞翔，小小的身躯如何跋涉千里万里，遥远的飞行过程中一定有些死去，有些则长大，从南到北，又从北到南，一路上要战胜多少风霜雨雪。我猜想，它们习惯了温暖的天气，太冷不行，过热也不适应。于是，它们成群结队，父母带着孩子，一路飞翔，在奔波中觅食各种小虫，躲避自然和人类给造成的各种灾难。征途上，父母死去，孩子长大了，终于到了北方。长大的孩子又引领它们的孩子再去劳作、育子，然后带着初长成的子女一路向南飞翔，如此的生生不息，不知历经了多少年，多少代。

记忆中的春燕永远在我家老宅的房梁上，在我的梦里。我所说的春燕，其实该叫家燕吧，它有栗红色的前腰，乳白色的腹部，一双剪刀似的尾巴。它一定是在屋檐下或屋内的房梁上做窝，燕子筑巢是经过精心挑选和设计的，之前，它们飞来飞去，那是筑前的准备工作。然后啄取用口水和好的泥巴和干草，在房梁上堆垒，每口泥摆放的具体位置都必须准确，四周泥墙弧度吻合，燕窝收口光洁牢固，数天的工夫，燕窝便成形了。大燕子多是雌雄两只，比翼齐飞，双宿双栖，过上一两个月，雌燕便生出蛋来，接下来便孵出四五只小燕子。小时候，我常常仰着头，观察小燕子们伸长的脖子，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敏捷地从燕妈妈的口中吃食。

如今，那个仰着头看小燕子长大的孩子也已经长大，成为孩子的母亲，不但需要工作，还要相夫教子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会在这春天里想念春燕，想要看到它掠过水面，水便泛起涟漪，想要看到它在低空俯冲，老人们说这预示着有雨。

放学的时候，看到天空中有对燕子朝我家方向飞，觉得它们就是我的家燕，便一路跟着跑，最后，看到燕子敏捷地从通风窗子钻进我家的堂屋，而我自己也飞似的跑进了屋子。

“燕子从来不进愁家，燕子在我家房梁筑巢，那是吉祥。”每当想起奶奶的这句话，就会拉近我和春燕的距离。

记忆中的春燕，永远在我的记忆中，当然，也不止是在记忆中！



虽说春分已过了有些日子，春风里仍夹杂着几分寒意，北方的春天，总像是被什么绊住了脚步，来得又迟又缓。周遭一切还是冬日的模样，唯有单位院子里的那棵玉兰，已悄悄绽放。

每年春天，像桃花、玉兰等花总是先于百花开放。望见那一树盛放的花朵，即便草木未醒、繁花未开，我也知道，春天已实实在在地来到了身边。

说起这棵玉兰，我早已记不清，究竟是我先到，还是它先扎根在这方庭院。初到单位的那几年，人虽身在院中，心却不甘平凡，总也不肯安稳停留，那些日子，我不曾留意院中的花木，不在意哪棵抽芽、哪株开花，更不问叶生叶落，真正留意到玉兰花，是近几年的事。我与孩子日日守在这方院子里，岁岁相伴，不曾远走，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，于是对院里的一花一木，都有了清晰的模样。

玉兰与樱花相伴而立，树龄相仿，枝干都已粗壮如碗口，而玉兰永远是春天最早的信使之一。它开得猝不及防，人们还未脱去棉衣，还未察觉花期已至，只是猛然间抬头，便撞见满树繁花——没有一片绿叶，甚至一星半点绿芽都无，只有一朵朵雪白的花，奋力舒展、安安静静，由小至大，密密匝匝

又一年，玉兰花开

刘丽

地缀满枝条。

它的枝干笔直地伸向蓝天，不像迎春花那般纤柔弯曲，也不像樱花枝，繁花满枝便会轻轻低垂。玉兰花开在枝头，开在蓝天，更开在整个清冷的初春里。

我驻足树下，又惊又喜，舍不得挪步，只静静仰望。花园里，月季枝条泛出浅绿，小草悄悄苏醒，根部探出嫩芽，迎春花的枝上，也鼓起了小小的花苞。原来春天的草长莺飞、姹紫嫣红，从不是一夜降临，而是一日日、一点点，悄然生长，缓缓盛开。

北方常有倒春寒，刚回暖的天，一夜之间便可能风雪再起，银装素裹。雪花裹着玉兰，只在花瓣根部留一缕淡红，在这冰天雪地里，拾一片落瓣置于鼻尖，清冽浓郁的香气，瞬间弥漫心间。

我忽然想起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：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

风雪向来无常，李清照笔下的海棠，如今庭院中的玉兰，纵然遭遇突如其来寒霜冷雪，依旧在风雪中倔强绽放。风雪过后，花褪残红，新叶初生，便是又一场新生。人生又何尝不是这般，原以为岁月静好，却常常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，但我们始终要相信，风雪只是暂时，咬牙挺过，终会天晴花开。

雪过天晴，阳光洒在花了，洁白的花瓣舒展，似在春风中含笑。湿润的泥土上，落瓣点点，如同另一种鲜花的盛开。正如龚自珍所写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玉兰选择在早春绽放，不芜杂、不喧闹，不与群芳争艳，只按着自己的节奏，静静盛开，是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的美。纵无赞美，纵遇风雪，也挡不住它绽放的脚步，成为初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我抬头凝望，玉兰兀自盛开，随性自然，不奢望、不强求，想来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也当如此吧。

旅游搭子

李志娟

一会儿她们就走不动了：四个人正好分两对，在花前、树下、游廊里、凉亭外，你给我照，我给你拍，摆出各种姿势，好不投入哩。“前边才是核心景区呢，有朱熹、张栻论学的讲堂！”她们对我的“引诱”置若罔闻。唉，颐和园、北海这样的景致随处可见，何必跨越千里来这“出片”呢？我只好独自迈进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的书院大门，瞻仰了“朱张会讲”的大讲堂，又细读岳麓书院学规：“……服食宜从俭素；……通晓时务物理；……疑误定要力争……”这些理念跨越时空，常读常新啊。穿过曲径游廊，参观过古朴的“御书楼”“汲泉亭”，我漫步到了屈子祠，一丝丝细雨恰好飘然而落，更添了点思古之幽情。不一会，她们四个匆匆赶到，“哟，你们这么快啊！”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没得拍！”“没拍个‘岳麓书院’，以后别不知道去了哪！”“秘书长”白了我一眼，“你肯定拍了呀，发到群里啊！”好在都是老同学，惹完了哈哈一笑混恩情。不过，自此以后我都是在“朋友圈”发现她们的行踪，总结起来是四美：美人、美景、美食，还有美丽的心情。只是，那没有一丝皱纹的笑脸总让人觉得陌生，当然，饭我们还是要一起吃的呀。



春晖图 张维维/作

好在还有一位发小和我意气相投，她是个真性情的人。为了看一株蜡梅，她拉着我能顶着寒风，步行40分钟；为了寻一块摩崖石刻，我们俩爬过荒山野岭；一块去白云观，她把丘处机东归燕京、成吉思汗赐名长春观讲得如数家珍，轻声细语让人如沐春风。可惜她晕车，不能远行，她那学霸儿子，无论在香港、在美国、还是在英国，都寄来机票，可她也不能成行，我真是着急，不是替她着急，是着急那怎么不是我儿子呢?!要是换了我，哼，早就飞过去了！家中队友呢，他既不晕车也不热衷于打卡留影，对人文历史也能说出个一二三，可惜他对我这“看山是山，见水是水”的旅游早就失了兴致，“青萝卜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”，什么也比不上他那绿油油的小菜园。独自旅游？唉，比不上孩子们这一代，做惯了羊群里的羊，我已经离不开那温暖的环境了，并且，若半路遇到狼可怎么办？掰着手指算一算，倒是还有几个退了休的老友，可她们不是伺候老人就是在照顾下一代。

唉，都说知音难觅，找个旅游搭子也这么难吗？撰此小文，就算征召个旅游搭子吧！

